

南落细雨北飘雪

鲁珉

即使是冬天,天再冷,南方的天空飘落的,多是雨。不像北方,云无法承受了,飘落下来便是雪。

雨总是喜欢落在青砖黛瓦的徽州,落在岭南,落在芭蕉叶上。冬的南方,没有季风,依然有雨。只是那雨,不再有夏时的猛烈和急促,生怕把冬的油纸伞打碎了。

可是在北方,却不同。雪飘落下来,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。“欲将轻骑逐,大雪满弓刀。”就连雪也是那样的豪迈,不像南方的雨,滴落在小巷,远处款款走来一位撑着油纸伞着青衫的姑娘,步履都是轻盈的。

这不,南方的雨,都是不经意轻叩窗棂。不像北方的雪,积压在屋顶,厚厚的,似乎不让低矮的房屋喘过气来。雪堆积厚了,只见得那高高的烟囱冒在屋顶,大朵大朵的烟消散在雪花飘飞的天空里。

南方的雨有灵性,可以成全世间很多美好。断桥上的白娘子,就是在下雨天,依那柄油纸伞,留下一段旷世情缘。可北方的雪,却很难生出浪漫。若能留下的,只有那白茫茫的一片。抬头,能够望见雪山,人烟罕迹的地方,一派苍凉。

曾经有个冬天,我去了周庄。游人很少,便在一家民宿客栈住下。那年,冬旱,连续数周无雨。房东不时唠叨,说怎么不下雨呢,再不下雨,地里就干裂了。我说,你不种地,下雨或是不下雨,有什么关

系。房东笑而不答。

就在计划离开周庄的那晚,天下雨了。听那雨声,轻脆而有节奏,滴在黛瓦上。滴滴嗒嗒,整夜都没停。越听越无睡意,便想起李清照的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”。只是独自一人,不能相饮。南方的雨,连同一帘情绪,落在窗前。

很少去北方,也就很少见到大雪。偶尔看见北方草原的雪灾,很难想象是个什么样子。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——只觉得那雪不应该那样落下的。雪花那样晶莹,怎么可能成灾呢?

穷尽想象,能够想到的,是那大雪满弓刀、燕山雪花大如席的诗句。北方的八月即飞雪,狼烟烽火冲天而起,那是厮杀的开启,与南方的悠闲截然不同。落雨的

南方,是柳永和杜牧的南方,多少楼台烟雨;飘雪的北方,是岑参和王翰的北方,古来征战几人回。

南方的雨,滴落在青石板的老街上,发出清脆的声响,溅起一串串问候。北方的雪,飘洒在空旷的草原上,无声无息,却暗藏冷酷。一个丝丝柔柔,一个无拘无束。犹如一个是大家闺秀,一个是英雄莽汉。

南方落雨的时候,北方总是飘雪。雪落在土黄色的北方,落在兴安岭,落在边关烽火台上,堆积成一个冬季。南方则是飘落细雨,淋湿了周庄宏村的屋檐,从窗口飘出淡淡的诗句。而在北方,只有雪覆大漠,金戈铁马,生出一幕幕荡气回肠的鲜活故事。

北方的雪会在整个冬季飘落,南方的雨也不会有停止。即使是寒冷了,落下的顶多是冻雨,很难变成雪。倘若南方真的下雪了,那是不太多见的。

突然想登上秦岭,一个人伫立在顶峰,向北看雪,向南看雨。

巧联句 出句

岭上梅花开几点?

对句: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窗前弦月约三更 | (隆回 杨芬) |
| 梦中腊雪孕千枝 | (隆回 曾沐阳) |
| 城中夜雪白三分 | (隆回 罗珉) |
| 林间瑞雪压千枝 | (隆回 谭湘) |
| 窗前雪月映千枝 | (隆回 欧阳日初) |
| 堂前瑞雪舞三天 | (隆回 周述龙) |
| 枝头明月挂千秋 | (邵阳 胡贵程) |
| 林中白雪映千红 | (邵阳 乔乔) |
| 枝头清气赛群芳 | (邵阳 罗乐洋) |
| 空中雪片下三冬 | (城步 段文华) |
| 枝头春色早三分 | (武冈 张梦) |
| 心中傲气长三分 | (武冈 邱源海) |
| 窗前瑞雪白三分 | (长沙 心宁) |
| 枝头喜鹊报三春 | (山东 骁骏) |
| 枝头白雪化无声 | (山东 徐顺波) |
| 赣南烽火铸三章 | (贵州 谭文庆) |
| 瓦檐冰柱孕三春 | (贵州 嵩明) |
| 家中腊酒酿三缸 | (江西 李家孟) |
| 胸间清气聚千团 | (江西 万斌) |
| 雪中春信盼千回 | (江西 白雪寒梅) |
| 崖头雪影掩千枝 | (山西 陈永青) |
| 炉中米酒煮三壶 | (福建 李沛元) |
| 枝头雪色靓三分 | (浙江 白朝勇) |
| 窗前明月瘦三分 | (江苏 张修顺) |
| 心中春意漾三分 | (天津 王家祥) |
| 风中春讯告层山 | (吉林 白著荣) |
| 枝头瑞雪报三春 | (辽宁 韩东林) |
| 诗中清气溢千年 | (陕西 弥前进) |

点评:

许多联友在对句时存在一个普遍的毛病,就是只管“相对”,忽略了“相联”。实际上这就是没有认真审题,造成了对句的隔景。“岭上梅花开几点?”我特意加了一个问号,可大家很少有人关注这个问号。这显然是一个疑问句:岭上的梅花开了几点?问者是谁?这就给大家提供了想象的空间,一个樵夫的妻子或孩子问上山打柴回来的丈夫或父亲可以么?一位女孩问她从山上下来的恋人可以么?离开家乡的游子问来自家乡的客人可以么?至于如何回答,这就要考验大家的智慧了,可以设想问话的对象回答,也可以根据梅花的开放环境进行回答,大家务必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,绝不能只是词性、平仄“对上”就行了。如曾沐阳的对句“梦中腊雪孕千枝”就是这样回答的:刚刚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儿,你梦中的那片梅林已经被腊雪孕育出上千枝梅花了,开得好茂盛啊!开得好漂亮啊!你快去看看!多美的意境啊!当然,出句不管你理解为哪种疑问句,对句必须要与梅花相关才行,雪、冰、腊月、明月、喜鹊、清气、春意等等,无疑是与梅花密切相关的事物。“赣南烽火铸三章”看似与梅花毫不相干,但了解陈毅《梅岭三章》的读者就不难理解了。(邹宗德)

本期出句:戊戌不务虚,磨拳擦袖加油干。(马铁麟)

对句请发至hnsyzzd@126.com

截稿日期2018年1月12日。



知秋

汤青摄

青青大蒜

田秀娟

正午,冬日的阳光,小鱼一样游进来,与窗台上的一盆蒜苗缠绵。于是,蒜苗嫩绿的叶子上,开始闪着钻石的光芒。这嫩绿,那么与众不同,它是连接我与老家的纽带。

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种蒜正当时。秋分节气一到,父亲便准备在院子里种蒜了。

父亲说,“深栽葱子浅栽蒜”。地浇过水,晾得半干,用铁锹翻过,铁耙细细耨平,开好沟,把一瓣一瓣的蒜,种在沟里,铺上地膜。过几天,蒜就发芽了,出土了。

等蒜苗长到半拃高,冬天就来了。盖上柴草或者牛粪当被子,它们就安眠过冬了。

来年一开春,春风那么一吹,再来上几场雨,蒜就睡醒了,伸个懒腰,开始猛长。过不了多长时间,蒜的叶子中间就会“扭出”一个花骨朵一样的茎,那就是蒜薹。之所以说是“扭出”,因为它很柔弱,细脚伶仃的,很像老人们口中“黄毛丫头”头上的小辫子。此时,馋嘴的人们再

也按捺不住肚里的馋虫了,把蒜薹抽出来,炒上几个新出窝的柴鸡蛋,或者切上几刀五花肉,那鲜味,简直是“绕嘴三日而不绝”。我们有时图省事,就用嫩蒜薹蘸着母亲做的黄酱吃,也别有一番风味。

“五一”前后,蒜就成熟了。

挖蒜的时候,父亲最高兴。他拿起磨得锃亮的铁锹,先是小心翼翼地挖上一棵,拎到眼前,仔细看看长势,然后,“噌噌噌”,一会儿,一溜大蒜就被放倒了。母亲跟在父亲后面,抖掉土,把它们分类归拢到一起。嫩一点的,腌糖蒜;老一点的,辫起来,能吃到第二年春天。

父亲常说,蒜就是农村里的“皮孩子”,爬着滚着,被风吹着揉着,被太阳烤着晒着,就长大了。不娇气,命贱,却顽强。可不,冬天,把蒜泡到清水里或者种到花盆里,啥都不用管,没几天,蒜就发芽了,蒜苗长高了,割下来,包饺子,或者炒鸡蛋,绝对是一道美味。隔几天,人家又长出寸把高,还可以再割,再吃,一茬一茬的。冬天储藏的蒜吃不完,放到春天,蒜就像老太太干瘪

瘪的脸。那也不要扔,把它埋到土里,用不了多久,就会长起来。

蒜还有另外一种吃法,那就是泡腊八蒜。腊八节这一天,家乡的家家户户都腌腊八蒜。剥好蒜瓣,用上好的米醋浸泡,密封。一段时间后,蒜瓣通体碧绿,如同翡翠碧玉,口感酸辣适度,醋香、蒜香融为一体。用来蘸饺子吃,那真是绝配。腊八蒜,也就常常成为除夕夜饺子的好伴侣。

据说,因为“蒜”和“算”字同音,腊八蒜还曾被委以要账的重任。进入年关,腊八节这天,生意人都要把一年的收支算出来,准备过年。如果有欠账,直接去要呢,显得双方都没面子。于是,收债人就会泡上一坛腊八蒜,很委婉地送到欠账人家里。欠账的人收到了,自然心照不宣。看来,蒜不光皮实,没脾气,还成了替人们要账的“丑角”。

家乡还流传着新婚喜宴放大蒜的风俗,寓意落地生根,多子多孙。人们知道,隆重而甜蜜的婚礼之后,就是漫长而平淡的生活。不管风吹雨打,都要一路欢歌走下去。就像这皮实的大蒜,给点水,给点土,就能生长。甚至,给点空气,都能发芽。

历经磨难,已近80岁的父亲,常常感叹,蒜如人生。